

民國十三年

五月一日 星期四

夏曆甲子

五月一日 星期四

遼瀋書社

靜晤室日記



遼陽金毓黻著
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

靜晤室日記

第六冊
卷九四—卷一二二

遼瀋書社

《金毓黻文集》

編輯整理委員會

顧問：金景芳 鄒有恒

葉幼泉

主編：佟冬

副主編：劉英傑 孫玉良

趙鳴岐 宋 欸

編委：叢佩遠 崔國璽

范壽琨 佟 鈔

陶統秀 孟東暉

張 復 張有義

金毓黻學術研究

基金管理委員會

主任：金長振 李玉蘭

副主任：徐毅鵬

委員：（按姓氏筆劃爲序）

呂 彬 李玉蘭

李治亭 宋 欸

金家玲 周光培

袁閻琨 孫玉良

徐毅鵬 鄒明珠

趙鳴岐 劉英傑

靜晤室日記卷第九十四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

三月

十九日 星期五 陰雨

讀書與從政本爲二事，而今日讀書之士嘗不免於從政，何也？一怵於內絀，一奪於外誘。絀於財者，讀書難於自給，則不得已而從政，此所謂自怵於內也。若非絀於財而猶喜從政，則爲見奪於外，慕勢而歆動，君子所不宜出也。是故怵於內絀者猶可諒，而奪於外誘者不可恕。余近日頗思專心讀書，然內絀外誘皆不能免，因此亦不克自持，故特標此義於卷端以資警惕。讀書即爲治學，治學是亦從政，世人乃以服官爲從政，然則從政之途又何隘乎。

寄奉王後知先生牋

在滬重聆訓迪，恍如當年請業濟陽，而用意尤摯。歸來至形諸夢寐，甚矣情感之入人深也。敲遊杭三日，轉道嘉興，征途甫卸，獲奉賜牋及詩，伏誦無斂。如云「此生相見疑無望，遠道來談喜更加」。蓬門亦自有桃李，藻鑑何嘗失量衡。」之句，置之元、白集中，可亂楮葉，豈僅「但言性靈，不緣

工飾而已哉。『念藏之粗解文墨，並得致力問學，實先生有以啓之，飲水思源，其何敢望。屬以詩稿見託，並命製序，爲之喜而不寐，稍暇即當撰呈。尊稿既經勒定，自當早付手民，所需刊資，謹爲代籌。幾日清明，先生歸里上冢，如能携稿面訂，尤所佇企，比以心思荒塞，未即奉和賜章，慚慙無地。先以函陳，還乞垂照。』

二十日 星期六

午後謁陳伯年師於考試院衡鑑樓，別來已二十有一年矣。師年非高，已鬚鬢已蒼，回憶北雍往事，爲之慨嘆。

晚發首都，夜抵蘇州，寓於章宅。

二十一日 星期日

午前往訪葉先生玉甫於東美巷三十四號，以已返滬不值。

午後往謁陳石遺先生於茅家弄一號。余於民國二年至五年肄業北京大學，從先生問詩文法凡三年。及業成歸里，遂與先生不相聞問，訖今則歷二十有一年，始得重謁於吳門。先生年已八十有二，而康強如六十許，尚能著書授課，孳孳不倦，所謂天昌其年，亦得天獨厚者也。先生殷殷相款，賜以盤餐，引看楹花竹，盎然有真逸之趣，久語而不令遽去，醺醺有古味，真令人感念不置也。坐時許辭出，期在都門重晤。

在文學山房購得《十六國官詞》二卷，南通州周昇蓉初撰，道光時人，頗爲罕見。

夜返首都。

撰呈石遺先生詩一章，詩不足道，聊志所感。

謁石遺師於吳門，別後紀之以詩

自我去北雍，忽忽歷廿祀。師長幾人在，同門念諸子。獨有石遺叟，黃髮健莫比。蹤跡乖朔南，久闕奉杖几。何圖遭陽九，棄家走萬里。清光接跬步，其情殊可喜。江南本勝區，吳門寄遊履；著書已滿家，侍坐有佳士。剝啄聞叩門，出迎爲倒屣；問我何所來，今將何所止；語及治學法，所重在文史，被喚作詩人，其名正可恥。引我坐前楹，左右勞顧指。修竹兩三竿，風光倍旖旎。燦爛映梅杏，芳菲待桃李。爲言是地佳，子其將家徙。命內出盤餐，鄉味旨且美。幾日春三月，花滿金陵市。趁茲腰脚健，老懷難自己。乘興來徜徉，山顛水之涘。我來覓先生，其在叢陰裏。

二十二日 星期一

《北盟會編》：兀室奸滑而有才，自製女真法律文字，成其一國，國人號爲珊蠻。珊蠻，女真語巫嫗也，以其通變和神，粘罕輩皆莫之能及。一案清代稱滿洲降神之巫曰薩滿，薩滿即珊蠻之異譯，其制出於女真。今謂醫疾之巫亦曰薩滿，俗稱其降神爲跳神。

二十三日 星期二

天陰而氣暖。

國學圖書館藏蔣勵堂自訂《繩樞齋年譜》二卷，殆係家刻本；所著《繩樞齋詩集》亦有刊本，但未之見。蔣氏先世居遼陽，清初從龍入關，世有聞人，而勵堂尤顯達，晚年以微眚左遷，旋卒，年六十五。

杭大宗《金史補》未成書，僅有五卷，未刊；國學圖書館藏傳鈔本，內有熊補等字，不知何人所補。即覓書鈔出，其所取材多出《北盟會錄》（編），雖非甚可貴，亦難得之帙也。杭氏此書體例，蓋仿厲氏《遼史拾遺》，與《金史詳校》之體例不同，而後來無人爲之續成，何也。

鈔《遼載》前集二冊，《蘊真軒小草》數頁皆畢。此皆覓人在國學圖書館鈔出者。《蘊真軒小草》，清遼陽蔡琬撰，琬，高尚書其倬之繼室也。此非全稿，曾選入清代閩閣詩鈔者。

二十四日 星期三

今日濃陰而甚寒，午間飛雪，兩日內寒暑之差殊不可計。

《遼史·天祚記》：乾統七年，放進士李石等百餘人；又保大四年，平州張穀欲抗金，以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，召與謀之。此李石即乾統七年狀元及第者也。金世宗母貞懿皇后李氏，遼陽人，其弟名石，仕至太尉中書令，此當爲別一李石，非及第之李石也。考世宗父宗輔卒於太宗天會十三年，年四十，是其生年應爲遼道宗壽隆二年，至乾統七年，年甫十二歲，宗輔元配蒲察氏，而李氏爲次妻，則其年必小於宗輔，李石爲貞懿之弟，則乾統七年之頃或尚未生，是及第之李石非遼陽李石明矣。《金

史·李石傳》亦未言石於遼末及第，決爲二人。〔眉注〕惟《中州集·李獻可小傳》云：「父石，遼末狀元，金太尉尚書令。」此蓋由遼山之失考，向撰《遼寧通志》以及第之李石與籍於遼陽者爲一人，誤矣。

二十五日 星期四

汪君子淵若夔撰《秦會要校補》。今日持稿來談，尚未詳閱。

二十六日 星期五

草《東北史稿》卷五，已得四萬言，尚不及半，而其中之待補者，又不知凡幾，何其繁而不殺耶。近日閉戶伏案，頗能綜覽群書，得其端緒，向以爲難理者，今皆以爲不難矣。

二十七日 星期六

本月二十一日淑君與鄒君有恒結褵於日本東京，此因特殊情形，在瀋、在京均屬不便，故在異國舉行。今得城姪來函，報告一應順利。惟長衡之胃疾仍未全愈，已入院診治，此恐功課太重所致。銘兒升學考試未被錄取，只好再俟下期。

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暖

午後携振兒同王仲孚遊燕子磯，乘人力車出中央門，經和平門東站，東北行六、七里，過一脊即至其地。蓋揚子江流過下關而東北分一支，經一石壁下再東而復合正流，此石突起於江之南岸，其頂如束筍，人可登臨其上，俯視江流，此即所謂燕子磯也。其西連巖之下有多洞，謂之沿山十二洞。有一洞最曲折陡峻，攀梯上升，可造懸崖之上，遠眺江流，歷歷在目。出洞循原徑歸城，已晚七時

矣。

二十九日 星期一

王輯五，字宗孟，俱來自鎮江。午間同飯於市，鏡如所邀也。

湘潭孫楷撰《秦會要》二十六卷，傳本甚少，頃桐城汪詠夔子淵爲之校補，得三十萬言，亦可謂鉅作矣。其目爲世系三卷，禮五卷，樂及輿服共一卷，學校二卷，曆數二卷，職官附選舉二卷，民政一卷，食貨一卷，兵二卷，刑法三卷，方域三卷，四裔一卷，共二十六卷。汪君尚有《秦制考》三十二篇，未成書，而敘錄已具。愚謂孫氏之書經緯已具，汪氏復據諸書多所增益，誠爲用心。惟詳閱其所校補者，雖一字一句之微，亦不厭其煩，爲之訂正，抑知孫氏原作，實將所引書之贅詞枝語多所刪節，以歸簡潔，悉爲復之，似未可也。如《秦本紀》：「襄公，莊公子也，其先帝顓頊之苗裔。」孫本不錄帝字，或爲省文。又如《始皇本紀》：「趙高數二世曰：天下共畔足下，足下其自爲計。」孫本祇存足下二字，亦爲有意節去。又於敘事中嘗以意增詞句，不必悉依原文，蓋此書之例如是。而汪氏必曰：某某字脫，今補；某句爲孫氏意增。其謹嚴之態度固可取，然未免其細已甚矣。至於汪氏《秦制考》之考，其所取材當不出是書之外，若再別撰一書，恐難再有創獲，應以不作爲是。所撰諸序可附本編之後，以存其概，而汪氏復一一錄入卷中，題曰校補，亦爲乖著作之體。總之，汪氏此作用心甚勤，所獲亦多，去其疵類，則爲完作。愚之所論，不過附於諍友之列，還以質之汪君，不知以爲如何也。

三十日 星期二

契丹、大金二《國志》多出後人綜輯，其所採者爲《松漠紀聞》、《北盟會編》，隨處可見；而《金志》又多採《中州集》。倘於暇日，將所據書之來源，一一指出，亦一快心之事也。

三十一日 星期三

四月

一日 星期四

林君日宣來自長安，晚同飯於市。

日來心情爲環境支配，頗感不快。實則見理不真，學道不篤所致，古人胸不滯於物象，若余則未能也。

二日 星期五

久思撰《宋使人遼金行程考》，未能著筆。近因撰《史稿》始得檢閱舊稿，從事排比，雖鮮新得，亦勝閒居。

三日 星期六

購得《武溪集》一帙，廣東刻本，殊爲罕見。內有《契丹官儀》一篇，即余靖奉使入遼時所撰也。往在靜嘉堂文庫見詔宋樓鈔本，又南京國學圖書館亦有此集，今余又無意中購獲，是可珍也。

四日 星期日

午後，偕內子、振兒作春假旅行。先至玄武湖泛舟，柳葉初舒，長條披拂，夭桃初放，紅滿枝頭。邱遲所謂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」也。蓋清明初屆，諸花競放，士女雜遝，咸來嬉春，此江南所獨有，而北方所罕觀者也。轉至和平門，登車東行，夜抵上海，寓於中國飯店。

五日 星期一

遍遊四大公司，惟見紛亂嘈雜，無可賞心者。今日爲清明節，往歲歸家上冢爲不可或缺之典。今既流徙江南，不得展謁楸塢，北望故山，曷勝於邑！爰備楮帛，化於江干曠地，時已深夜，雖幽冥異路，鬼神難測，而報本之念，所宜永矢弗諼，而先人在天之靈，或能鑒此精誠也。

六日 星期二

朝發上海，轉至蘇州下車。遂游虎邱、留園、獅子林、北寺諸勝。午後去蘇州，抵鎮江，寓名利棧。

七日 星期三

午前游北固山甘露寺，乘輪渡至焦山。午後登岸，轉至金山，登其七級塔頂，瞰丹徒之全景。四時許登車西行，七時抵南京。此行往返凡四日。夜間有雨。

八日 星期四

治學與從政不能兼營並驚，精其一而棄其一，上也；兼營不能並精，而亦不並棄，二也；顧此失

彼，一無所成，斯爲下矣。

王後知師寄詩一律，愧未能奉和。

靜庵來書，以校刊拙稿自任，口占誌謝

後知

作詩未必能傳後，此語聞諸陸放翁。我愧師之百不逮，自嗟老矣得毋同。頻經伐洗胎難脫，幾費推敲字欠工。多謝及門賢弟子，欲災梨棗慰衰窮。

九日 星期五

午間至江干迎人，半日內遂不得閒，意志不堅，隨俗馳驚，終鮮一得，良用浩嘆。

十日 星期六

午後隨人遊明陵，遂至紫霞洞，陵前桃花燦爛，彌望成林，間之以櫻，江南花事之盛，此爲極矣。

十一日 星期日

中央大學校長羅志希開午餐會於陵園遺族女校，並賞觀桃花，被邀者一百二十餘人，余亦與焉，午後四時歸來。

十二日 星期一

汪子雲之介弟子淵，不得余之同意，即將日記之一文發表於《國民周刊》，殊爲失當，他日晤子雲，當面詰之。

十三日 星期二

近撰《宋人使遼金行程考》，長至萬言，尚不能盡，此亦《東北史》中一章也。

十四日 星期三

昨與鏡如邀張衡若、劉達夫、陳紫敬、鄭仲期、王景槐、周良翰諸君飲於老萬全。今午又同臧哲軒飯於明湖春。

十五日 星期四

郭任生邀晚飯於明湖春。

旅順老鐵山、晉、唐之時名馬石山，余嘗疑馬應作烏，烏石即黑石，亦鐵山之所由名也。鐵山之名始見於金代王寂《鴨江行部志》：「蘇州關即金州，南去百里有山曰鐵山，常屯甲士七千人，以防海路，每夕平安火報，自比始焉。」又《蒙兀兒史記·蒲鮮萬奴傳》：「歲戊寅，遣御史完顏素蘭及近侍局副內族訛可，由山東海道赴遼東，命止鐵山。」注云：「山在今旅順口，此出《金史·完顏素蘭傳》。」此所謂鐵山，即今之老鐵山。明人所纂《遼東志》：鐵山在金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。正可與前說互證，蓋此名自金、元、明迄今而未之變易也。

十六日 星期五

傍晚，朱遜先先生邀餐於其寓舍，出所藏書畫，多精品。

十七日 星期六

夜黎化南邀赴音樂會，此提倡西樂，趨世界化之表徵也。半夜乘車赴蘇州，有雨微寒，坐而假寐，下車時已天明，雨仍未霽。

十八日 星期日

在蘇州書肆購鈔本《鄂多理城考》、《長春廳志》二冊，皆極簡略，《東三省地理志》一冊，即曹廷述（杰）《圖說》之易名，強自學齋校印，前有吉林將軍希元叙，亦與嚮見之本有異同。考見目次內容，亦略於前見之本。考《圖說》本《臨潢府考》下，有附記一節，說明初成《圖說》之誤，而此本無之。又此本視《圖說》本缺略甚多，始悟此乃初刻之本，原名《地理志》，其後別製《東三省輿圖》而改此書爲《圖說》，又多所增易，故前後多所異同也。又購施國祁《禮耕堂叢說》一冊，多校論《金史》之作。《通鑑考異》三十卷，較錄入胡三省注者爲佳，便於參稽，故亦購之。《鄂多理城考》，清彭光譽撰，采入《吉林通志》。此爲紅格鈔本，末署慶祥寫，而無光譽之名，不識何故？《長春廳志》恐出於楊同桂，以其曾官長春廳同知，又預修《吉林通志》也。

夜返南京，始知卞宗孟自鎮江來，不及晤而去。

十九日 星期一

《通鑑考異》引用之書最多，屬於契丹者亦有多種，往者厲樊榭採入《遼史拾遺》，如趙至忠《虜廷雜記》，宋白《續通典》諸書，多不注明所出，以矜博雅，此爲研究遼史必備之書。又如《十六國春秋》

原本久佚，而宋時尚在，各國專史，如范亨《燕書》、高閏《燕志》之類，溫公亦及見之，多爲《考異》所徵引。然則是書乃群籍之淵海，非僅考定一書之異同已也。《四庫提要》謂附入胡注注下者頗有漏略，故以單行本爲佳。按《考異》二十八，晉王與阿保機連和條：「按武皇云：唐室爲賊臣所篡。」胡注中無「按武皇云」四字，據近人陳述所考，此其證也。

《四部叢刊》景宋本《通鑑考異》有「按武皇云」四字。昨新購石印本《考異》則無此四字，與胡注同。蓋據胡注錄出，非原書也。

郭量宇邀晚餐於梁園。

二十日 星期二

《觀堂集林》卷十四《黑車子室韋考》、《韃靼考》皆極精闢，謂元人諱稱「韃靼」，舉證甚詳。又謂遼之「阻卜」、金之「阻鞑」皆爲「韃靼」之異名，皆未經前人道過，此真史學上一大發明也。卷十五《遼金時蒙古考》，謂胡嶠《陷虜記》之「韃靼子」，即謂後來之「蒙古」，亦稱「梅古」、「謨葛失」、「毛割失」、「毛褐室韋」，皆就聲音求之。此等創論鉅獲，真日本學者所未夢見。

治學與從政，本爲二事，而吾國現情，治學之人往往從政，以自墮其學，蓋從政久則日力耗於案牘酬酢，無暇讀書，何足言學。近來余不作從政之想，即爲此也，惟時勢推演，仍不免於從政，此真無可如何之事，思之不快。

夜雨頗密。

午間劉達夫、晚張衡若俱邀飲。

二十一日 星期三

余自故鄉轉徙江南，原爲避地棲隱之計，非有意於爲宦。頃以時局演變，致有皖省之行，實緣不能堅抱初衷，埋頭撰述所致，夜靜思及於此，心緒爲之不佳。跼天蹐地，進退俱難，可奈何哉。頃以生活不甚安定，時時縈於懷抱，實則現處地位，業已過於所期，終以不能自信而致多所牽繼，意念不堅，於人何尤。

二十二日 星期四

近日邀餐者爲郭量宇、張仲魯、蘇漢章、卞宗孟、曹仲三，以余將有皖省之行也。

二十三日 星期五

中國史乘中未詳，諸國考證中有《青丘國考證》。今人多稱朝鮮爲青丘，青丘東海之地，朝鮮都於東海故也。《汲冢周書》、《山海經》、東方朔《十洲記》俱有青丘，然多以三韓之地當之。

二十四日 星期六

近日多雨微寒。

高守先自北平函告近況甚窘，覓事難得，爲之慨嘆。其次郎名造都，現肄業中央計政學院，冬季畢業，將來可爲其父之助，頃亦來謁，爲之一喜。

二十五日 星期日

日來心緒之不佳，殆無以形容，殊難自解，不知何故。每因神思不屬，精神恍惚，誤事非細，亦因此開罪故人。

二十六日 星期一

長城在日本通訊處曰東京本鄉區追分町六二淺野方；長衡通訊處曰京都左京區吉田神樂岡町二十四番永井方；又京都北白川平井町明昭D、バート劉盛全；淑君通訊處曰東京目白台日本女子大學；又東京市小石川區原町十二番地千家莊內；長銘通訊處，東京大森區南千束三五八久保田方。

二十七日 星期二

連日疲於酬酢，殊覺無味。

二十八日 星期三

二十九日 星期四

三十日 星期五

公餘聯歡社演崑曲，夜偕內子往觀，友人陳斟玄以大學教授扮衍（演）長生殿之唐明皇，其他諸劇頗爲出色，深夜始歸。夜半有事不得入睡，此近年所罕有也。